



文化觀瀾

以彩虹邨重建清拆為背景、講述屋邨普通人間情感故事的劇集《日落下的彩虹》繼在港熱播後，日前以8.3分的高分登上豆瓣「華語口碑劇集榜」，在內地收穫不俗口碑。該劇用七個單元的日常故事，串聯鄰里間阡陌交錯的情感，引發兩地觀眾共鳴。

大公報記者 徐小惠

2024年底，房委會正式公布彩虹邨重建計劃，分三期清拆11座樓宇、最快2028年首期遷出。這座承載着香港公屋發展早期記憶、以錯落的七彩外牆吸引無數遊客打卡的公共屋邨就此迎來自己的倒計時刻。

正是在這片「最美屋邨」步入夕照的時刻，一部以它為背景的十五集單元劇《日落下的彩虹》在今年7月於ViuTV上線，收視成績不俗。而後該劇更在內地影視評分平台豆瓣拿下8.3分的高分，連續數周登上「華語口碑劇集榜」，這不單是劇集製作的成功，更是一場集體情緒的共振，共同為一座屋邨，寫下屬於一代人的情感備忘錄。

「小火炆煮」呈現社區溫柔

《日落下的彩虹》沒有豪門恩怨，沒有律政刑偵，只有七個發生在彩虹之下的單元故事：理髮廳金牌夫妻面對婚姻背後的隱情、三姐弟在分戶風波中引爆積壓已久的心結、童年玩伴因成長各走各路、離邨多年的男子重遇面目全非的初戀、屋邨中女戀上外籍大廚、相伴六十年的老友面對子女移民的抉擇，還有一對父子要在父親生命最後的限期內重修舊好。該劇把柴米油鹽、家長裏短細細剖開，以「小火炆煮」的方式呈現一個社區的溫柔，並在這種溫情中與它作最後的道別。

事實上，以消逝的社區為題材的影視作品在近年間並不鮮見，如票房現象級電影《九龍城寨之圍城》，便以九龍城寨為載體，描繪舊社群當中的情義往事。內地同樣湧現不少同類佳作，以東北「光字片」為背景的《人世間》、以蘇州紡織廠家屬巷為舞台的《小巷人家》可為代表。對於舊社區的懷念，是一份兩地觀眾共通的情感。在豆瓣《日落下的彩虹》專頁的評論中，有一篇叫做《彩虹將逝：當時代拆遷，個體該如何告別》的文章，裏面寫到，「時代向前的每一次進步，都伴隨着普通人過往的犧牲與落幕。而所謂成長，本質就是學會與舊時光、舊居所、舊遺憾溫柔告別，在時代更迭裏，守住心底僅剩的溫情與善意。」觀眾將彩虹邨的故事，投射到自己早已遠去的童年居所，既是對逝去的時光的留戀，也是對逝去的家園的懷念。

「進入倒數」處境更引共情

而《日落下的彩虹》還有更進一步的特殊性——彩虹邨不是回憶裏已經塵封的舊地，而是一處「正在流逝」的現場，這份實時消逝的時效感，重塑了觀眾共情的方式。邨內至今仍有居民起居，長廊、樓梯、街市、鄰里網絡如常。日常依舊流轉，離別的陰影卻已懸在空氣之中，觀眾不是站在遙遠的時間彼端，憑弔早已落幕的歲月，而是和一個仍有生命力、卻已經進入倒數的空間並肩；遊客到來不再只是為了一個漂亮的「網紅打卡地」。

當樓宇終將清拆，一部誠懇的劇集替彩虹邨留下了一段不會隨推土機湮滅的註腳。《日落下的彩虹》的可貴，在於它起到提醒作用，在更新工程之外，還有無數細碎的依附在磚瓦之間的生活值得珍惜。地方會改變，但總有人記得它曾經是彩虹色的。這或許便是《日落下的彩虹》最溫柔也最持久的意義。



▲彩虹邨清拆在即，不少旅客和市民專程前來打卡。大公報資料圖片



▲今年內地國慶假期期間，有市民和旅客前來彩虹邨打卡留念。大公報資料圖片

柴米油鹽中道盡「告別」與「珍惜」 《日落下的彩虹》 為屋邨寫下的情感備忘錄



▲港產電視劇《日落下的彩虹》以彩虹邨即將面臨清拆為背景。

電視劇海報



▲《日落下的彩虹》聚焦即將清拆屋邨中的街坊溫情。電視劇劇照

影視作品中的屋邨敘事

聚焦底層

居住社區向來是香港社會、階級與社區關係的承載載體，不同年代的影視，對於居住空間的書寫重心持續流轉：上世紀的作品以籠屋、板間房直陳底層貧困與生存掙扎；千禧年前後，屋邨更多化作市井喜劇、類型片的生活化背景，承載嬉笑怒罵的日常；近十年，隨大批舊屋邨相繼納入重建、清拆日程，敘事重心逐漸轉向「記憶消逝、社群離散」的懷舊書寫。《日落下的彩虹》落在這條脈絡的末端，也讓我們看見，公屋影像不再只有苦難或成打卡背景板。

早期關於居住社區的作品，核心議題是居住權與貧窮處境，如張之亮1992年的作品《籠民》，故事設定在深水埗籠屋，講述一群長者、單身底層居民面對逼遷的故事。電影直白呈現空間的擁擠、衛生惡劣，以及居民面對清拆時的無力：他們爭取的不是留住一處風景，而是一個可以容身的地方。同期不少社會寫實片如《癲佬正傳》，也會把板間房、臨時安置區作為底層命運的舞台。

踏入千禧年前後，伴隨大批屋邨落成，公屋開始成為香港市井生活的常態背景板，風格走向通俗化、類型化。TVB、港產商業電影喜歡把故事放在公屋：鄰里八卦、街坊互助、少年成長、黑幫幫派，都在屋邨平台、商場、球場上演。有吵鬧但親密的鄰居，有茶餐廳、士多、遊戲機中心。公屋是穩定、恆在的城市底色。

2010年之後，舊邨重建陸續啟動，聚焦華富邨、彩虹邨等公共屋邨的紀錄片和影視作品應運而生；另一方面，在首部劇情片計劃等項目的扶持下，越來越多的青年導演的小成本電影相繼出現，他們聚焦底層市民的生活，出現了如《一念無明》這樣以劊房作為背景的电影，體現出對於當下香港居住環境的關注與反思。



▲《籠民》故事設定在深水埗籠屋。電影劇照



▲《一念無明》是香港首部劇情電影計劃第一屆的得獎作品。電影海報

抹不掉的那道虹光

劇評

一張照片將一座公共屋邨拍成了香港的城市名片，這就是位於香港九龍黃大仙區的彩虹邨。今年開播的港產電視劇《日落下的彩虹》，正是藉香港彩虹邨清拆重建的背景，聚焦香港公屋的底層小生活，講述倒計時1000天裏，七種顏色對應的七個街坊故事。有網民點評該劇：在當下難得的「平淡如水」的好劇。

港式屋邨 街坊情濃

《日落下的彩虹》的七個市井單元故事，扎根真實取材，故事開篇從理髮廳夫妻的婚姻隱忍，到三姐弟的手足情誼，每個單元以兩集敘述，將親情、愛情、手足情、鄰里情交織一起。劇情節奏把握恰好處，用細膩的鏡頭語言，留住彩虹邨的彩色樓宇、老街老店、街坊煙火，為消逝的時代存檔。

在高速迭代、人情疏離的現代社會，這份質樸的鄰里情、煙火氣顯得彌足珍貴。劇中一句「大家都是街坊，有事互相幫忙」，道出了屋邨社群根本的底色，也是香港人地地道道的「港味情」。劇中諸多細碎的細節歸真：理髮廳老闆斌哥免費幫扶獨居老人、街坊互相照看孩童、老住戶堅守老屋，只為守護共同的回憶。「屋邨拆得走，味道帶不走。」這一核心立意，貫穿了《日落下的彩虹》整部劇集。這道彩虹從上世紀60年代掛到現在，深藏着港特有的人間溫情。

《日落下的彩虹》屬於「口碑型」的治愈系港劇，通過小人物、小生活講述人生大課題。老店結業的告別、半生婚姻的告別、父母兄弟的告別、年少青春的告別、故土家園的告別……「改變永遠難在第一步。」劇中時不時都會無意間出現一些金句。在短視頻氾濫浪潮下，這部劇卻大膽地打了「慢牌」，逐步拆開了每個單元的「告別」謎底。

劇中還有一個單元講述相伴62年的好朋友峰哥與傑叔，二人本以為能相伴終老，卻要迎來老友強哥的驟然離去。有句台詞戳中人心：「六十年，大半世，一世兩兄弟，未夠一世，仲有好多年先一世。」看似短短幾句話，但螢幕上布滿了告別的遺憾，讓人在淚目中學會了「及時珍惜」。



▲劇中一個單元講述相伴62年的峰哥與傑叔之故事。電視劇劇照

舊邨雖拆 微光長虹

《日落下的彩虹》巧妙地以內容共情，傳遞更內在的深意：「告別從不是徹底失去」。劇中，在搬遷前一日，街坊自發在平台擺起流水席，有隔閡的人坐在一起吃飯，許久不見的舊鄰居趕回邨裏拍照，它用溫柔貼地的劇情方式向觀眾講述，學會接納每一場猝不及防的告別。

過去很多懷舊題材劇集，容易給人一種錯覺：新不如舊，認定舊的一切才是最好的。而《日落下的彩虹》大膽跳出了傳統，有個單元講到，土生土長在彩虹邨的女孩，以為自己一輩子都不會離開屋邨；直到她聽老街坊講起當年遷入彩虹邨時的光景：原來六十多年前，這裏也曾是嶄新的安居之所，是當年無數家庭期盼的新生活。

以老歌為單元主題「點睛」，這是劇集留在最後獻給觀眾的誠意。每集結尾都用了一首老歌總結了那個單元的主题，催淚且戳心。理髮廳斌哥斌嫂半生婚姻的隱忍、難以啟齒的「秘密」與盡力修補的嘆惜，以一首《愛，很簡單》道出了成年人體面放手、溫柔告別的心酸與無奈；區家三姐弟與母親玉蘭的故事，以一首《愛得太遲》道盡蝸居舊屋之中來不及與家人親親相愛的遺憾……

《日落下的彩虹》不是茶餘飯後的肥皂劇，而是一部關於「告別」與「珍惜」的哲學劇。街坊守住的那份情懷，從來不是一棟舊樓、一塊招牌，而是趁它還在，把每個「當下」過得認真。那些在彩虹邨發生過的相遇、陪伴與治癒，都會被各自帶進更遼闊的天地。正如樓拆了，那道彩虹的光依舊在心裏亮着。

沐子雅